

S A S S P O S T D O C T O R A L L I B R A R Y

·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后文库·

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的乌托邦

——阿格妮丝·赫勒后期思想述评



赵司空·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 A S S P O S T D O C T O R A L

· 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后文库 ·

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的乌托邦

——阿格妮丝·赫勒后期思想述评



赵司空·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的乌托邦：阿格妮丝·赫勒后期思想述评/赵司空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

(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后文库)

ISBN 978-7-5520-0334-5

I. ①后… II. ①赵… III. ①赫勒, A. —哲学思想—思想评论 IV. ①B5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45463 号

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的乌托邦
——阿格妮丝·赫勒后期思想述评

著 者：赵司空

责任编辑：董汉玲

封面设计：闵 敏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11.75

插 页：2

字 数：198 千字

版 次：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0334-5/B·087

定价：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是匈牙利女哲学家,曾经是卢卡奇(Georg Lukács)的学生、布达佩斯学派的核心成员。她的思想最早被介绍进中国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但是直到进入21世纪之后,赫勒思想研究在国内才逐渐热起来,研究性著作和译著都逐渐增多。赫勒著述颇丰,涉及的领域包括哲学、伦理学、美学等,所涵盖的主题有日常生活理论、需要理论、现代性、后现代性、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正义理论、审美理论、道德与伦理,等等。尽管研究主题的多样性增加了研究其思想的难度,但从这些多元主题中仍然可以梳理出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乌托邦的主线。

本书将赫勒的思想分为三个阶段:大约从1956年到1976年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阶段,体现为“去斯大林化”的特征,以复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为宗旨,在卢卡奇于1971年去世前,主要围绕在卢卡奇身边研究和工作;1976年,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成员[除了瓦伊达(Mihaly Vajda)]纷纷离开匈牙利去往西方国家,赫勒去了澳大利亚,并由此开始了第二阶段的思想历程,我们称之为后马克思主义阶段;1986年,赫勒离开澳大利亚移民美国,开始了她的后现代阶段研究。本书以1976年为界,将之后的著述称为赫勒的后期思想,可见我们是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后期”一词的,以此区别于早年跟随卢卡奇时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阶段,这样一来,赫勒的大多数著述都可以看作是其后期思想。

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阶段的划分更多是立场上的而非逻辑上的,在后马克思主义阶段,赫勒仍然宣称其在构建一种“新的历史唯物主义”,但是,当她进一步走向后现代阶段时,她更少宣称其“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而从其理论的内在逻辑来看,赫勒的后现代理论与其后马克思主义是交织在一起的,后现代理论为后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后现代的乌托邦正是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必然归宿,因此也成为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环节。后现代乌托

邦基础上的后马克思主义除了解构功能,还具有建构功能,赫勒将道德与伦理作为后现代乌托邦建构的重要理论基础。

本书除了序言和结语之外分为六章,序言部分对赫勒思想研究的国内外状况,以及赫勒思想的逻辑进行了梳理,结语部分将赫勒思想放在剧变后的东欧来看,认为她并没有很好地回应苏东剧变后东欧面临的理论和社会问题,而这又开启了我们研究剧变后东欧社会的新领域,同时也启发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维度;以赫勒思想为起点,走向更加广阔的东欧现实与理论世界。

第一章对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的乌托邦这两个基本概念进行了梳理。在赫勒那里,后马克思主义旨在解决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尚未解决的问题,它延续着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话题,但不再遵循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它不是快乐的、书斋里的理论建构,而是带着痛苦的、社会关怀的理论诊疗;它不但要与马克思主义对话,而且要与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政治与社会对话;后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1989年苏东剧变具有密切的关系,在逻辑上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反思。赫勒的后现代乌托邦与日常生活相关联,它是微观世界的革命,具有六个方面的特征:其一,后现代的乌托邦肯定乌托邦存在的必要性;其二,后现代的乌托邦不再是强制性的,它给予加入乌托邦共同体的主体以选择的自由与权利;其三,后现代的乌托邦具有可选择性;其四,后现代的乌托邦具有多元性;其五,选择接受后现代乌托邦的主体同时也接受该乌托邦理念所确立的规范与共识;其六,后现代的乌托邦作为形式、框架,具有弹性,包容着多元的内容。它也作为理想、信念,是对现实存在的批判。同时它还是行动,使观念变为现实,在批判中创造出新的现实。

第二章论述赫勒走向后马克思主义的途径。走向后马克思主义的背景包括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反思,以及东欧理论界的思想土壤,当时东欧理论界有着一个共同的道德前提,那就是真诚地思考与生活,做一个真实的自己。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包括离开总体性方法,以及确立日常生活与微观方法论原则。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主要有主体、民主、自律与偶然性。这四个范畴都与人的生存有关,这是它们能够成为赫勒后马克思主义核心范畴的基本条件,从这四个范畴的内在关联来看,主体的含义顾名思义,它关乎生存者本身;自律和偶然性是主体的生存状态,它们两者所揭示的生存状态处于过程之中,而不是预先给定的,更进一步,它们所揭示的生存过程也不是线性的发展,而是具有多元性,由此,主体的能动性不仅体现在推动历史性的发展,而

且体现在多元性的选择上,道德与责任也正在这种更加多元的主体选择中变得尤其重要;民主关乎生存状态的外化,它体现了赫勒后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关怀,与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墨菲(Chantal Mouffe)激进民主理论不同,赫勒通过民主所表达的现实关怀借助于伦理的力量,而不是政治的力量。这四个范畴其实构成了主体——多元内化与选择——伦理外化的完整结构,它们搭建起赫勒后马克思主义的框架,这个框架由于失去了本体论的特征,由于其思想的主旨本身就是多元的、偶然的,所以这个框架同时又是灵活的、流动的,这个框架已经体现出后现代乌托邦的特质。

第三章论述赫勒后马克思主义的范式转变。所谓后马克思主义的范式转变是指从历史哲学范式向历史理论范式的转变,这一转变在赫勒那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区分。赫勒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看作是最伟大的社会主义历史哲学,其中已经包含历史理论的因素,但是由于马克思为了使关于未来社会主义承诺变得更加强有力,因此压抑了历史理论因素的发展,她在需要理论上阐释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并且将社会主义看作是多元价值选择中的一种,取消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逻辑对社会主义的决定作用。

第四章分析后现代乌托邦的基本架构,从反思现代性、后现代的政治学与后现代的文化、文明三个角度来看。赫勒认为现代性由三种逻辑共同决定,即技术的逻辑、市民社会的逻辑和政治统治的逻辑,其中并没有一种逻辑优先于其他逻辑。后现代的政治学具有三个特征:一是非封闭性,后现代的政治学以自由作为基础,因此它是敞开的,这源于对自由悖论的具体阐释;二是对最低限度的政治统一性的希望,这个希望最后落脚于道德伦理;三是政治现实主义取代政治激进主义。其中,自由作为后现代政治学的基础是理解后面两个特征的前提,它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我们在文化与文明两个概念中理解赫勒的后现代的人类学,它们同样是建立在自由与真理悖论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悖论基础上的人类家园不再存在于未来,而只是存在于当下,既指当下的日常生活,也指当下内心的道德选择。

第五章分析后现代乌托邦的归宿。后现代人在两种意义上患上乡愁,一方面是传统的对家的思念,但另一方面是对家的厌倦,是渴望逃离。后现代人是流动的。尽管如此,后现代人却不是被放逐的,他们只是以后现代的方式表达着他们的乌托邦诉求,这种乌托邦的归宿最后落脚于超越正义的社会和做一个好人,过上好的生活。这是人对偶然性的选择,人在选择中才能寻找到好

的生活,也才能成为一个好人。

第六章比较赫勒后马克思主义与拉克劳、墨菲后马克思主义的异同。第一,不论是赫勒的后马克思主义还是拉克劳与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它们都转向了文化领域。第二,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转向主要发生在市民社会领域,这一点也正是赫勒和拉克劳与墨菲所共同强调的。第三,赫勒的“政治现实主义”区别于拉克劳、墨菲的激进民主政治。第四,拉克劳、墨菲反对社会被彻底缝合,但是赫勒却仍然坚持着对乌托邦的追求。

尽管赫勒并不旨在建构一种新的后马克思主义,正如她曾经说过的,“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但是她以后现代乌托邦为基础而阐发的“后马克思主义”却无疑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赫勒的后马克思主义是反思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产物,她以一名东欧学者的身份对此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她对道德与伦理的重视体现了东欧学者的特色,这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在东欧获得新生命的一个契机。

序 言

阿格妮丝·赫勒于1929年出生于匈牙利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不过,犹太人身份对她的影响是有限的。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她16岁,正是从家庭进入社会的年龄,而她踏入的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所以她对社会的认知,对自我身份的认知都与社会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一个犹太人身份并不那么相关的时代。

左翼在二战后的东欧有着生存的土壤,根据布拉德利·艾布拉姆斯(Bradley F. Abrams)的分析,纳粹德国为了获取资源在东欧兴办重工业,这样就产生了大量的工人,二战后这些工人成为左翼兴起的重要土壤,同时由于二战期间右翼政府与纳粹勾结,而共产党人则积极参加反抗纳粹的斗争,所以这也导致了共产党人在民间地位的上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4个世纪里,东欧的体制大大地导致了它们自己的灭亡。最初对在政治和社会经济组织领域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承诺成功地阻止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几年的不满,使之没有酿成社会骚乱,但是在重建这一地区的社会时却远没有那么有效。更严重的是,很多东欧人开始意识到,他们的体制在大萧条和纳粹德国政治崛起的压力下是不公正的,它们都没有处于东欧国家的控制之下。同时,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加深了对曾经被看作是东欧经济发展楷模的资本主义和西欧国家的不信任……给二战后左翼带来了好处”。^① 赫勒应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入共产党的。卢卡奇在二战结束后回到匈牙利执教,并且身边聚拢了一大群热血青年,同样与这样的左翼背景和土壤分不开。不过随着斯大林化愈演愈烈,来自东边苏联的不公正感也在急剧升温,去斯大林化逐渐成为更加重要的主题,这同时也是卢卡奇及其身边人的关切。

^① Bradley F. Abrams,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the Nation: Czech Culture and the Rise of Communism*, Lanham, Boulder, New York, Toronto,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5, p. 29.

赫勒最早就是作为卢卡奇的学生、布达佩斯学派的核心成员而被理论界认识的。卢卡奇 1971 年逝世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那些在他周围工作和研究他的思想的人形成了一个学派,即布达佩斯学派。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除了赫勒,还有她的丈夫费伦茨·费赫尔(Ferenc Fehér)、马尔库什(Georg Márkus)和瓦伊达。不过,按照赫勒的说法,这个学派作为一个学派在 1976 年就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从思想的角度来看,布达佩斯学派也并未形成一个系统的学术思想体系,并可以围绕这个体系展开各自的研究,相反,学派中的核心成员都有着各自的学术兴趣点,例如费赫尔的现代性研究,马尔库什的人类学研究,以及瓦伊达的德国哲学研究。当然,他们的研究又都可以归入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框架中,这是当时整个东欧左翼知识界的共同关切,即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来批判斯大林主义,以及被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这个更广阔的意义上,布达佩斯学派作为匈牙利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团体。其中,赫勒的思想在国内外影响力最大,这与她善谈并且乐于交流的性格有关,也与她思想的丰富性有关,即使在今天,她仍然活跃在世界学术舞台。她的思想既体现了东欧知识分子的特性,也体现了女性哲学家的特质。

一、国内赫勒思想研究状况

赫勒近几年吸引了国内不少学者的注意力,对她思想的研究也逐渐多起来。下面就对国内赫勒思想研究的状况作一介绍,以期呈现出赫勒思想在国内的影响情况,以及本书的研究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之下。

(一) 国内赫勒思想研究概况

赫勒思想最早被介绍进中国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0 年第 12 期刊登了题为《赫勒尔谈马克思主义与东欧的未来》的访谈。这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逐渐兴起有关,共同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思想、政治、文化背景的巨大转变。但是 80 年代的赫勒思想研究仅仅限于有限的介绍,并没有激起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热情。较多的介绍开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哲学译丛》1990 年第 1 期刊登了赫勒的文章《卢卡奇的晚期哲学》,《国外社会科学》1990 年第 2 期刊登了赫勒的《日常生活是否会受到危害?》,重庆出版社于 1990 年出版了赫勒的《日常生活》中文版,这是国内出版的赫勒的第一部产生较大影响的译著。相较于《日常生活》,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8 年出版的赫勒的《人的本能》中文版所产生的影响则要小很多。云南人民

出版社 1998 年出版的《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列菲伏尔、赫勒论日常生活》对赫勒的日常生活理论进行了编译介绍。可见,最早在国内产生影响的赫勒思想正是她的日常生活理论。

进入 21 世纪之后,赫勒思想研究在国内逐渐热起来。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出版了黄继锋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书中对赫勒以及布达佩斯学派的思想有所涉及,但第一部系统论述包括赫勒在内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论著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出版的《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衣俊卿著)。在此之后相继出版了《阿格妮丝·赫勒审美现代性思想研究》(傅其林,2006)、《激进需要与理性乌托邦:赫勒激进需要革命论研究》(李晓晴,2011)、《个性化的日常生活如何可能:赫勒日常生活理论研究》(李霞,2011)、《个性道德与理性秩序:赫勒道德理论研究》(王秀敏,2011)。关于赫勒思想研究的文章也纷纷发表,关注点包括赫勒的日常生活理论、道德理论、现代性理论、历史哲学、后马克思主义等,其研究的主题已经非常丰富和全面,呈现出赫勒思想研究的高潮。

赫勒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也在 21 世纪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商务印书馆 2005 年出版了赫勒的《现代性理论》,《日常生活》也于 2010 年由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再次出版。近两年里,黑龙江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赫勒的《激进哲学》(赵司空、孙建茵译,2011)、《超越正义》(文长春译,2011)、《现代性能够幸存吗?》(王秀敏译,2012)等,其他重要著作正在翻译过程中,也将陆续出版。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引介赫勒思想开始,经过 20 年左右的发展,赫勒思想研究在国内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有意思的是,这种关注的热情却是姗姗来迟的。赫勒思想的土壤与背景一直都没有离开东欧社会,而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批判是她理论的最初发源地,她的思想在西方世界的影响是与布达佩斯学派以及其他东欧马克思主义者共同产生的,她被看作东欧左翼的杰出代表人物,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坚强斗士。苏东剧变之后,赫勒作为东欧左翼的影响力其实是逐渐消退了,她从一名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一名后马克思主义者,又转变为后现代人。但是国内研究赫勒思想的热情却是在苏东剧变十多年之后才爆发的,不能不说具有一种后发之势。这一方面说明东欧马克思主义受到国内理论界的重视,尽管来得迟了些,但毕竟还是发生了。另一方面也说明,东欧马克思主义以及东欧转型问题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国内因为各种原因而长时间忽视了它,但随着中国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不仅经济上发生了飞跃,而且文化与意识方面也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变,在

这个时候回头看看曾经与我们有着相似经历的东欧社会及其理论家,对于转型中的中国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国的赫勒思想研究热潮在苏东剧变十多年之后爆发,也有助于理解赫勒思想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以及对于中国当代政治理论建构的意义。

(二) 国内赫勒思想研究的具体情况

1. 20 世纪 80 年代初到 21 世纪之前的研究和介绍

从《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0 年第 12 期刊登的题为《赫勒尔谈马克思主义与东欧的未来》的访谈、《哲学译丛》1990 年第 1 期刊登的赫勒的文章《卢卡奇的晚期哲学》、《国外社会科学》1990 年第 2 期刊登的赫勒的《日常生活是否会受到危害?》这些最早引介赫勒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刚刚引介赫勒思想到 21 世纪之前,赫勒思想的介绍和研究比较关注她的日常生活理论及其与卢卡奇哲学的关系。

那篇最早引介赫勒思想的文章,即《赫勒尔谈马克思主义与东欧的未来》的访谈,摘译自美国《目的》杂志第 38 期,原文题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与东欧的未来:同 A. 赫勒尔的谈话》。中文摘译部分有选择性地介绍了以下三点:第一,赫勒提到《日常生活》的核心思想,“改革只能是日积月累地进行,政治革命倒有可能蓦地爆发,但是生活方式的革命转变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有时也会受到挫折”。^①第二,赫勒提到建立一个法治的多元民主国家的观点,并且表示不赞同马克思把生产力的发展看作社会推动力的观点。“严格依照马克思的路线,新基础的确立才是决定性的东西,而对上层建筑进行修修补补的工作则是无济于事的。为建立这样一种基础所需要的最合适的政治制度便是一个法治的多元民主的国家。为了提供一个具有新内容的框架,我们就必须改变基础、需要的体制、财产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形式等等。与马克思相反,我并不把生产力的发展看成是推动力。尽管生产力可以改变社会结构,但是它们并不一定会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②第三,介绍了赫勒对卢卡奇的评价,一方面赞同他是一位伟大的学术思想家,另一方面也认为当卢卡奇憧憬苏联式的理想社会和理想党的时候,他仍然是一名斯大林主义者,尽管 1956 年之后卢卡奇想要通过著作把新的非斯大林主义的思想表达出来,但是他已经太老了因而并未完成。其中,日常生活的微观转向,对卢卡奇的评价,

①② 《赫勒尔谈马克思主义与东欧的未来》,《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0 年第 12 期。

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有关,这些对于刚刚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学界是具有吸引力的地方。

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这篇选译的文章没有包括原文的伦理学部分。然而,当我们纵观赫勒的理论时就会发现,伦理学思想在赫勒整个思想体系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将赫勒的微观革命路向和人道主义思想贯穿起来,而且是赫勒整个思想的立足点。换言之,她的人道主义思想、微观革命理论、极权主义社会批判、正义社会的建构、好人与好的生活的乌托邦理念等都与她的伦理思想有关。对道德与伦理,以及与之相关的责任的强调,不仅是赫勒思想的特点,而且是整个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共同的理论和实践关切。如果综观与新马克思主义同时期的东欧政治文化,甚至可以发现道德与伦理问题也是整个东欧知识界、理论界人士的共同关注,不论是左翼批判者,还是右翼持异见者,都离不开对道德与伦理的探讨。举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捷克斯洛伐克、后来的捷克前总统哈维尔(Václav Havel)就极力主张道德良心与政治的结合,而这一点也在捷克斯洛伐克开国总统马萨里克(Tomáš G. Masaryk)那里得到体现。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说,对道德与伦理的强调是东欧理论界和知识界的文化传统和背景,当然也是我们在解读赫勒思想时不可回避的重要领域。不过,从《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0 年刊登的第一篇介绍赫勒思想的文章可以看出,赫勒的伦理学思想在当时的国内尚未受到重视。

《哲学译丛》刊登的赫勒的《卢卡奇的晚期哲学》和《国外社会科学》刊登的赫勒的《日常生活是否会受到危害?》表明国内对赫勒思想的研究开始进入到更加深入的哲学层面,体现为两个特点:其一,对赫勒身份的认知,仍然强调她作为卢卡奇的学生,作为一位与卢卡奇相关的学者这个身份。这确实是国内评介、研究赫勒思想的起点;其二,赫勒的日常生活理论是最早被介绍进国内的赫勒的系统理论。而日常生活理论也具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赫勒的日常生活理论是对卢卡奇微观革命转向的深入和发展,在这层意义上,赫勒的日常生活理论仍然具有卢卡奇哲学的痕迹,这也体现在赫勒日常生活理论所使用的范畴上,例如“类本质”、“个性”、“社会性”、“对象化”这些范畴是晚年卢卡奇经常使用的,尤其体现在他的《审美特性》和《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晚年卢卡奇对个性的重视,对个性与类概念的重视,相对于《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期对阶级的重视是一个大的转变,这一点不仅被赫勒所把握、理解,而且在她的思想中得到了延伸和发展。这也是晚年卢卡奇与赫勒共同经历的生活体验,例如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东欧理论界的政治松动与紧张,这些反映在他们

理论的共同特点之上;另一方面,赫勒的日常生活理论又开始体现出她自己的理论创新:哲学人类学的关怀和现象学的视域是赫勒所具有的特点,对人类条件的关切,对日常与非日常生活的现象学描述,这些都体现了赫勒不同于其导师的理论独立性。而对个性的强调相较于卢卡奇晚年的个性理论,则更加直接。这些特征在赫勒后来的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成为其独成一系的理论支撑。

2. 人道主义批判理论研究开启了赫勒思想研究的新阶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是第一部对包括赫勒在内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论述。这本著作对赫勒思想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赫勒的激进需要理论,以及伴随激进需要的激进哲学;二是赫勒的日常生活理论。“赫勒的出发点是‘需要的多元性’、‘价值的多元性’和‘生活方式的多元性’”。^①需要没有真实与虚假之分,所有人的需要都应该得到承认和满足,这是一种理论层面的假设,但是在现实层面却存在着选择标准问题,这就涉及“对需要进行选择的民主化程度或系统”。^②“赫勒的日常生活批判同人类需要理论是密切关联的两个领域。在她看来,要真正实现人类需要结构的转变,即实现基本需要的革命,仅有社会调控系统的改变,即社会决策领域的民主化尚不够,同时必须有微观层次上的改变,即日常生活的人道化”。^③

该研究著作要强调的是,激进需要与激进哲学是赫勒批判理论的实质性内容,或者说灵魂,日常生活的微观转向则是激进需要与激进哲学这一灵魂存在的方式;日常生活的微观转向确立的是一种革命方式的转变,这一转变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确立的微观革命转向的深化与发展。简要回顾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微观转向,以卢卡奇、葛兰西等为开创者,是对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翻转,也是对西欧国家在20世纪初政治革命失败的反思,因此转向微观日常生活世界,希望通过微观世界的革命推动政治革命的实现。赫勒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延续了这一微观革命路向,所不同的是,他们的批判对象除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共同的资本主义世界之外,还针对当时“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即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所以,激进需要与激进哲学有两个批判对象。用需要理论来丰富日常生活革命,是赫勒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作出的巨大

^{①②③} 衣俊卿:《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128、143页。

贡献。

在《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之后,国内的赫勒思想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涉略的领域更加多元,但或多或少都还具有这本著作的影子,例如继续阐述赫勒的日常生活理论、需要理论,继续在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下理解赫勒的思想等,不过道德与审美理论研究呈现出了一些新的气象。

3. 21 世纪以来的多元研究

最近几年连续出版了一系列关于赫勒思想研究的著作,其中有人民出版社 2011 年出版的《个性化的日常生活如何可能——赫勒日常生活理论研究》(李霞著)、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年出版的《激进需要与理性乌托邦——赫勒激进需要革命论研究》(李晓晴著)、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年出版的《个性道德与理性秩序——赫勒道德理论研究》(王秀敏著)、巴蜀书社 2006 年出版的《阿格妮丝·赫勒审美现代性思想研究》(傅其林著)等。

《个性化的日常生活如何可能——赫勒日常生活理论研究》从“个性”入手来解读赫勒的日常生活理论,并对赫勒日常生活的理论渊源、生存模式、个性化等进行了梳理。在梳理的过程中,从概念上看该书仍然强调赫勒所使用的“特性”、“个性”、“自在”、“自为”等概念,从主题上讲该书仍然突出赫勒的人道主义思想。在遵循赫勒的基本概念和主题思路之外,作者自己所坚持的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与评价。“由于对变革现实的无能为力,赫勒把自己的目光集中在人道主义追求上,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种单一追求对于落后国家的日常生活的改变,对主体的个性的形成都有些苍白。落后国家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没有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个性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在经济必然性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机制,个性的发展就缺乏现实的可能性”。^①有意思的是,当赫勒以人道主义主旨和个性等概念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她所要突破的恰恰是这种生产力必然性,《日常生活》可以看作是她第一次独立表达自己这一观点的尝试,尽管在概念上她仍然使用了马克思和卢卡奇的核心概念。她对生产力必然性的批判在后来的著作中进一步得到了明确的表达,例如被托米(Simon Tormey)看作赫勒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作的《历史理论》就明确了这一思想。甚至可以说,恰恰是

^① 李霞:《个性化的日常生活如何可能——赫勒日常生活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94 页。

对生产力必然性的批判构成了赫勒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以及后现代理论的主线之一,正因为如此,赫勒的理论才成为她自己的而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对生产力必然性的批判不仅是赫勒思想的特点,而且是整个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再往前追溯,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点之一,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影响之一也正体现在这里。

《激进需要与理性乌托邦——赫勒激进需要革命论研究》也旨在通过梳理赫勒的激进需要理论来探讨其中的人道主义思想,“本书旨在通过对赫勒的激进需要革命论进行认真的梳理和归纳,探索其人道化思想的深刻内涵,进而在这一领域内有所突破”。^①该书具有以下三个值得注意的理论点:第一,强调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继承关系;第二,肯定赫勒的理论 with 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积极关联;第三,认为人道主义思想贯穿赫勒思想的始终。这一理解的视角值得重视,它区别于西方赫勒思想研究者的观点,例如托米、约翰·格鲁姆雷(John Grumley)均将赫勒思想划分为三个或四个阶段,而其中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而已。到底应该如何理解赫勒的思想?是具有几个不同的阶段,还是只有一个人道主义阶段?或者说既具有不同的理论阶段,但又始终没有抛弃人道主义思想?

《个性道德与理性秩序——赫勒道德理论研究》有三个理论点值得关注:第一,在社会人类学的背景下而不是东欧政治学的背景下解读赫勒的道德理论,并指出马克思和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影响。马克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所特有的对象化的实践活动以及类本质和类特征等思想”,^②阿伦特的影响体现在她在《人的境况》中对人生存境况的描述,而最终,不论是赫勒还是阿伦特对人的境况的理解,又都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的对象化与类本质概念那里。第二,用作为整体的个人道德、特性道德、个性道德三种道德形式对应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其中,特性道德与个性道德概念显然与赫勒《日常生活》中的“特性”、“个性”等基本概念密切相关。特性道德中的个人只是无意识地遵循着既定的伦理规则,因此其中就包含着“恶”的可能性。不过,“特性道德中内含个性道德的萌芽。尽管特性道德时常伴随着各种类型的邪

① 李晓晴:《激进需要与理性乌托邦——赫勒激进需要革命论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② 王秀敏:《个性道德与理性秩序——赫勒道德理论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页。

恶发生,但是,特性道德中也孕育着个性道德的发生。赫勒认为具有特性的个人一旦经过反思,跟随好的格言(善的一般公式)或者道德规则就能够生成具有个性的个体,这就意味着个性道德的显现”。^① 这里就产生了问题,即特性个人的反思是否也要依据外在的标准? 如何确定所跟随的就是“好”的格言? 谁来为“好”确立标准? 如果这样追问下去,就会发现个性道德的形成并不是那么容易,并不是一旦有了“反思”就能够实现。当然,作者注意到赫勒认同柏拉图的公式“一个好人更愿意遭受苦难,而不愿意犯错”是唯一的真理,并且好人自然就会遵从道德的一般公式。但是,赫勒在此是否从道德的实践退回到了先验的概念? 从可资操作的行动退回到了纯粹个人的良知? 不仅如此,个性道德是否就必然对应着后现代社会,或者说后现代视角? 难道现代性的萌芽不正是在对个性的发掘中开始的吗? 这些都仍然是值得商榷的问题。第三,认同赫勒的个性道德与马克思道德思想之间的承续关系。这一承续关系主要体现在:首先,赫勒拓展了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思想,体现在赫勒的自由悖论观与道德乌托邦构想中,前者与马克思将现代社会看作不断变动的世界有关,后者则与马克思的实践乐观主义相关。其次,赫勒拓展了马克思理论中的“实践的道德”维度,一是将马克思也强调的偶然性人作为其道德理论的出发点;二是与马克思一样将道德回归之路落实在与“类”相统一的个人身上,并期待个性的生成;三是在与类相统一的基础上,却也抛弃了马克思的阶级概念,而代之以“好人”。

道德理论是赫勒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它不仅是社会人类学的产物,而且也是东欧政治学的产物。在伦理与政治之间,在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足以支撑起广阔的研究领域,不仅是关于赫勒本人思想的,而且是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以及关于东欧社会与政治转型的,关于对转型期中国的借鉴与影响的。

除此之外,《阿格妮丝·赫勒审美现代性思想研究》从审美视角对赫勒的现代性理论展开研究,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论述赫勒审美现代性思想的专著。另外,颜岩等年轻学者从后马克思主义视角关注赫勒的理论,也构成了国内赫勒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

总体来看,20世纪80年代初赫勒思想首次被引进中国学术界,21世纪掀

^① 王秀敏:《个性道德与理性秩序——赫勒道德理论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7页。

起研究的高潮,并且开始呈现出新的研究气象,除了经常被提及的日常生活理论、激进需要理论之外,也开始关注其美学、道德伦理思想,研究的视域逐渐打开,在东欧政治转型的宏大背景中来审视赫勒思想演变的研究思路也初露端倪。

二、国外赫勒思想研究状况

国外赫勒思想研究的主要专著有托米的《阿格妮丝·赫勒:社会主义、自治与后现代》(Simon Tormey, *Agnes Heller: Socialism, autonomy and the postmodern*,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1)和格鲁姆雷的《阿格妮丝·赫勒:历史漩涡中的道德学家》(John Grumley, *Agnes Heller: a moralist in the vortex of history*, London & Ann Arbor, MI: Pluto Press, 2005)。除此之外,约翰·伯恩海姆(John Burnheim)主编的《阿格妮丝·赫勒的社会哲学》(John Burnheim, ed. *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Agnes Heller*, Amsterdam — Atlanta, GA: Rodopi B. V., 1994)是最值得关注的赫勒思想研究论文集,其中不仅收入了瓦伊达和马尔库什的文章,而且收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理论研究著名学者马丁·杰(Martin Jay)、批判理论与“多元现代性”理论研究著名学者约翰·安纳森(Johann P. Arnason),以及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等著名学者的文章。这些自身就具有非常高的理论素养的学者对赫勒思想的研究与评论使得这本文集成为了关于赫勒思想研究的非常有价值的文集。

1. 对赫勒思想的阶段性划分

托米和格鲁姆雷均将赫勒的思想进行了阶段性划分,托米将赫勒1968年出版的《日常生活》到1999年出版的《现代性理论》之间的著作划分为四个阶段,即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时期、批判的或新-马克思主义时期、后-马克思主义时期,以及“后现代”时期。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时期的赫勒相信,通过对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发掘,可以达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目的,并以此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型,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激进哲学》则是对这一怀疑的理论思考,它的批判不再是马克思主义内的,而是更广义的“左翼激进主义”。《历史理论》则是从新-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的转折性著作,反对宏大叙事,强调多元性与偶然性,这也最终导致她转向后现代性理论。

格鲁姆雷将赫勒思想分为三个主要阶段:马克思主义的复兴阶段、后马